

巴尔扎克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隐喻研究

白奇卉, 赵斌斌*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DOI:10.61369/MEC.2026030015

摘 要 : 19世纪的法国, 贵族阶级逐渐衰落下去, 资产阶级则迅速崛起。金钱慢慢成了社会的主导力量, 人们对物质的狂热追求, 一点一点地腐蚀了人性。这样的时代背景, 恰好为巴尔扎克借用动物意象提供了现实的创作土壤。在《高老头》《搅水女人》《驴皮记》这三部作品里, 巴尔扎克既写出了《人间喜剧》中现实主义的风格, 又融入了浪漫主义和哲学性。这三部小说的题材, 风格各异, 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动物形象当作了叙事的核心, 把人物的性格和欲望绑定于特定动物的本能, 从而完成了对人物类型的鲜明塑造。回顾已有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只盯着某一部作品进行分析, 缺少跨文本的比较和对照。所以, 本文以这三部小说为切入点, 仔细地分析动物意象背后的隐喻指向, 系统地梳理其艺术手法中的内在逻辑, 深入地探寻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层动因。通过比较三部作品的异同, 希望能够完整地呈现巴尔扎克动物形象体系中的价值与思想内涵。

关 键 词 : 巴尔扎克; 动物隐喻; 《高老头》; 《搅水女人》; 《驴皮记》

A Study on 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Animal Images in Balzac's Literary Works

Bai Qihui, Zhao Binbi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Abstract : In 19th-century France, the aristocratic class gradually declined, while the bourgeoisie rapidly rose. Money gradually became the dominant force in society, and people's frenzied pursuit of material things gradually eroded human nature. Such an era background provided the realistic creative soil for Balzac to use animal imagery. In the three works, "The Grateful Old Man", "The Woman Who Stirred the Water", and "The Tale of the Donkey Skin", Balzac not only wrote the realistic style of "The Human Comedy", but also incorporated romanticism and philosophical elements. The themes of these three novels are diverse, but they all unanimously regarded animal images as the core of narration, binding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ies and desires to the instincts of specific animals, thereby completing the distinct shaping of character types.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most scholars only analyzed a single work, lacking cross-text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se three novels as the starting point, carefully analyzes the metaphoric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animal imager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internal logic of its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a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evel.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works, it is hoped to fully present the value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Balzac's animal image system.

Keywords : Balzac; Animal Metaphor; "The Human of La Haye"; "The Woman Stirring the Water"; "The Tale of the Donkey Skin"

引言

19世纪的法国, 贵族阶级衰落, 资产阶级崛起, 金钱主导社会, 物欲腐蚀人性, 道德沦丧, 为巴尔扎克借用动物意象提供了现实基础。《高老头》《搅水女人》《驴皮记》三部作品, 既是《人间喜剧》中现实主义的典范, 又融入浪漫主义与哲学色彩, 在不同叙事中释放动物隐喻的丰富可能。三部题材、风格迥异, 却共同以动物形象为核心, 将人物性格与欲望绑定于特定动物的生物本能, 完成类型化塑造与社会批判。现有研究多聚焦单部作品, 缺乏跨文本比对。本文以这三部小说为例, 剖析动物意象的隐喻指向, 梳理艺术手法的内在逻辑, 探寻社会文化深层动因, 通过异同比较, 完整呈现巴尔扎克动物形象体系的审美价值与思想内涵。

课题信息: 本文为“吉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课题2026年度立项课题《巴尔扎克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隐喻研究》(课题编号: S20261096402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白奇卉(2005.07—), 女, 蒙古族, 吉林长春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法国文学类。

通讯作者: 赵斌斌(1986.04—), 女, 汉族, 辽宁,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法国文学, 翻译学。

一、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具象表征

（一）猛兽——权贵与地位的代表

在巴尔扎克构建的动物隐喻系统中，猛兽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象。透过这一意象，能够清楚看到19世纪巴黎上流社会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也能捕捉到人性在金钱与地位驱使下发生的异变。巴尔扎克的猛兽意象常常将其与权贵阶层，欲望走向以及生存挂上钩。猛兽身上自带的凶猛、掠夺等属性，恰好对应着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格局中弱肉强食的真实处境。正因如此，猛兽形象在巴尔扎克笔下演变为批判社会丛林法则的锋利武器。《高老头》里，伏脱冷曾冲拉斯蒂涅喊过一句：“好啦，我的小鹰。”拉斯蒂涅初到巴黎那会儿，社会地位也低得可怜，可骨子里偏偏藏着股不甘人下的劲头，一心想往权贵圈子里钻。鹰这种猛兽，天生带着凶狠，嗜好掠夺。伏脱冷一眼就瞧穿了拉斯蒂涅心里那股野心，于是断言他迟早会像鹰那样，为了赢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而年轻时的高老头被喻为老虎，当他有钱有势时，可以为两个十五岁的女儿置办马车，留下几百万的财产使她们对自己百依百顺。^[1]老虎是百兽中的王者——当年的高老头在生意场上正有这等威风，手段狠辣，魄力十足，社会地位也稳得很。可惜高老头还是因为过于骄纵女儿，硬生生把自己推向了悲惨的结局。^[1]

在《驴皮记》里，拉法埃尔对费多拉用情很深，但最后他还是识破了对方的真面目，毫不客气地指出她有着“猫儿般的心思”，一下子就把这位贵族女子的真实嘴脸给揭穿了。猫这种动物，向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冷漠、神秘和高傲，它们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情绪藏得很好，凡事都得以自己为中心。费多拉身为巴黎上流社会的一位社交名媛，整天周旋于众多的追求者之间，把感情当作一场游戏，从来不肯为别人付出半点真心。她的外表虽然精致又优雅，但骨子里却透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攻击性。猫身上的那份多疑和薄情，正好映照出了资产阶级贵族女性在情感层面所遭遇到的那种异化。

在《搅水女人》这部作品里，作者将马克斯比喻为一头放纵的野狼。马克斯正是伊苏屯“逍遥团”的头目，早年他在集军营里头混过，身上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束缚，也压根不把法律规则放在眼里。野狼天生就带着群居的本性、掠夺的习性，还有那股子难以驯服的野劲儿，这些特点恰好对应了马克斯的行事风格——他找到了一帮地痞流氓，结成一伙恶势力，抱成团地欺压乡里的百姓，靠着暴力和胁迫，在内地横行霸道，肆无忌惮。腓列普是落魄兵痞，心性扭曲，为了争夺遗产专程回到伊苏屯，是全书最冷血的掠夺者。老虎是独居猛兽、擅长潜伏伏击、一击致命。对应腓列普的行事风格，其表面隐忍伪装，暗中观察各方势力争斗，等待佛洛尔与马克斯两败俱伤，再突然出手收割遗产。

（二）家畜——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代表

家畜这类动物，原本由人类驯养、依附于人才生存，性情里自带温顺、麻木和逆来顺受的底色。把这副模样放到19世纪法国社会，恰好对应着那些在金钱和权力的反复碾压之下，渐渐丧失反抗力气、情感日趋迟钝的普通人。巴尔扎克拿家畜意象来比

喻，把底层人群在社会运转秩序中任人支配、逐渐消耗殆尽的悲剧境遇写的一清二楚。

《高老头》里，马这个动物意象用来比喻高老头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挤进贵族上流社会之后，虚荣心膨胀，欲望也毫无节制，隔三差五就朝父亲伸手要钱，根本不在乎什么亲情、道德。马在这里喻示着她们身上那股难驯的劲头，贪婪而又放纵，亲情拴不住她们，心里只认金币，父亲的疼爱反而被晾在一边。高老头则像个牧马人，一心想拿钱把这两匹“马”牢牢拴在身边，结果越使劲越失控，到最后彻底脱了缰。马本来是被驯服的家畜，到了这层比喻里，驯养的常规逻辑整个翻了过来——驯养失效这件事，恰好反应出了贵族子女拜金忘本、亲情崩塌。野狗身上贴着流浪、孤苦、无依无靠的标签。放到《高老头》里，恰好照应了高老头一生的轨迹——大半辈子都在往女儿身上贴钱贴力，到头来却被抛在一边。狗是忠诚的代表，但在这里反衬出女儿的忘恩负义。巴尔扎克用野狗卑微凄惨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了金钱社会对亲情毫不在乎的真相。^[1]

在《驴皮记》里头，王宫市场赌馆的那位衣帽间看守老头，每天亲眼看着赌徒们输得倾家荡产、崩溃绝望，自己却早就麻木了，心里头没有半点感触，就像一匹经受了太多次鞭打之后再也感觉不到疼痛的驽马。长期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他的情感慢慢地变得迟钝起来，这个形象恰恰象征了金钱社会在一点一点地磨灭人性。赌馆里面还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记账人，他被赌博的欲望死死地捆住了，活脱脱像一头辛劳又愚昧的驴子。这人明明知道必输无疑，却还是被贪念驱使着继续沉沦下去，折射出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那种被异化的凄凉境遇。

在《搅水女人》里，罗日被描写成一头没有骨头的绵羊，被佛洛尔和马克斯随意摆弄。罗日是富裕的内地单身汉，却性格懦弱、意志薄弱，完全被外人操控。绵羊代表着温顺、软弱、无主见、任人宰割。“没有骨头的绵羊”强化讽刺：罗日拥有财富却没有独立人格，面对女仆的算计、流氓的欺压，不敢反抗、一味妥协。

（三）奇珍异兽——怪异的代表

奇珍异兽这一意象，反映出社会边缘人物的特点以及人性的异化。这些边缘人物既没有猛兽那种凶狠的掠夺性，也不像家畜那样温顺好驯服。他们往往以孤僻、寄生、自我封闭的方式生存，这其实是被金钱至上的社会所遗弃，或是自己主动躲进阴暗角落的人的写照。他们成了人性扭曲、社会病态的典型代表。

在《高老头》中，米旭诺被喻为蝙蝠，她长期表现出阴郁孤僻的特质，昼伏夜出，性情古怪，不与他人亲近。蝙蝠属于昼伏夜出、阴冷诡秘的奇异生物，脱离普通鸟兽常态。隐喻米旭诺性格孤僻怪异、行踪隐秘，活在人群边缘；自带阴森、压抑、不讨喜的气质，像蝙蝠一样躲在阴暗角落，远离光明与温情；象征社会中孤僻扭曲、心理异化的边缘小人物。^[2]而其中的鲍赛昂夫人被喻为孔雀，她本是老牌贵族代表，后期情场失意、贵族地位衰落，失去往日荣耀与社交光环。孔雀本是华丽高贵、炫耀羽翼的珍奇异鸟，象征贵族的优雅、体面与荣光。而原文中她被喻为被拔光羽毛的孔雀，隐喻老牌贵族荣光褪去、地位崩塌，在新兴资

产阶级冲击下失去优势，从高高在上的贵妇人沦为落寞失意者；用孔雀这个意象，隐喻整个旧贵族阶级的衰落。

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拿牡蛎来比喻拉法埃尔。濒死之际，他幻想自己变成礁石上一只牡蛎，用硬邦邦的外壳把外界彻底挡在外面，指望靠这种方式拖慢死亡、避开命运。牡蛎是一种被动的生物，没有主动活动的能力。主人公从当初那个野心勃勃的奋斗者，一路退化成在封闭外壳里、完全依靠环境的牡蛎。这一意象恰好凸显出了驴皮诅咒之下生命将尽，人性消亡的核心悲剧。

在《搅水女人》这部小说里头，作者把罗日比作了一只寄生虫。他一辈子靠祖上留下的产业上面混日子，骨子里头压根就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寄生虫这种东西，天生就得依附在宿主身上，不劳而获，一旦离开了宿主，它就活不下去了。这个隐喻的意义，不单单是性格层面的揭露，也是对于社会阶层的批判：这些旧贵族只知道死死地抱住祖产不放，压根没有生存的能力和社会的价值。正因罗日在这种寄生状态里头得太久，他才会变得那么懦弱无能，最后外界恶势力轻易地就把他给吃掉了。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在拆穿一个再清晰不过的现实逻辑——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迟早都逃脱不了毁灭的结局。

二、动物隐喻的创作意图与社会原因

19世纪法国正值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发财致富”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金钱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传统道德、亲情和友情逐渐瓦解。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已经彻底被金钱取代。人性和道德准则在物欲下逐渐变异，动物性的那一面反倒越来越明显，说到底社会环境的这种畸变，正是人物一步步走向异化的深层原因。《高老头》里那种父爱被亲情反噬的悲剧，《搅水女人》中围绕遗产展开的你死我活的争夺，《驴皮记》里欲望把整个人生吞噬掉的毁灭过程，三部作品看似各讲各的故事，却都讲述一个道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人性退化成兽性是不可避免的。^[3]

《高老头》中，高老头被比作“狗”，对女儿卑微顺从，“亲

吻裙摆”“闻信件”等细节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悲剧人物，既具典型性又有个性，贴合现实主义典型化要求。巴尔扎克还把环境与动物隐喻相连：伏盖公寓阴暗肮脏如兽窝，催生伏盖太太的秃鹫式势利与米旭诺的蝙蝠式阴暗；《搅水女人》的外省小城闭塞如泥沼，孕育佛洛尔的水蛇式阴毒；《驴皮记》的巴黎享乐圈奢靡空洞如欲望深渊，催生拉法埃尔的驴式盲目。

19世纪的法国政局非常不稳定，在这种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它反对浪漫主义那种虚幻的表达，主张直接面对社会现实。^[3] 社会中的异化和兽性化现象，在他的作品里是真实社会状况的反映。他的三部作品运用了动物隐喻，这些隐喻兼具现实主义的写实特点和象征主义的哲理内涵。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动物隐喻是根据人物真实的性格和行为来设定的，与社会现实相符。比如，狼的贪婪特性对应资产阶级疯狂敛财的本性；驴总是负重前行，这对应着人类被欲望驱使、奴役的状态。从象征主义方面来讲，动物形象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某一个人物，而是成为社会法则的象征。像《驴皮记》里的驴皮，象征着欲望和生命之间的矛盾关系；《高老头》中的食物链，象征着金钱社会里存在的阶级压迫。二者融合，使作品既扎根现实，又具备哲学高度。

三、结论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搅水女人》《驴皮记》这三部小说里头，用动物隐喻表明了19世纪法国金钱社会的人性，搭建出了一套完整又层次丰富的动物形象系统。这些动物形象从象征权贵掠夺者的猛兽，到反映底层受压迫者的家畜，再到代表边缘异化者的奇珍异兽，三部作品借助不同类别的动物意象，系统性地批判了金钱社会之中人性异化的状况，同时也映照出了封建贵族衰落、资产阶级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道德水准低下，人际交往也渗透了功利主义的社会现实。

巴尔扎克笔下的动物隐喻，不单单是文学技法上的一种突破，更折射出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层思考。他借着动物意象所表达的东西，远远不止19世纪法国的那些社会乱象，而是贯穿人类始终的人性命题。这恰恰就构成了巴尔扎克动物形象塑造在美学与思想两方面的真正魅力。

参考文献

- [1] 牛清原. 等级森严的巴黎动物园：《高老头》中的动物性比喻体系研究[J]. 美与时代(下), 2024, (05): 106-109.
- [2] 陈如毅. "巴黎动物园"的秘密——《高老头》动物性比喻体系浅析[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1): 124-126.
- [3] 林雪云. 从隐喻的角度看《高老头》中人物的兽性化[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